

大學
中庸
集註

銅版
大學
中庸
集註



廣益書局刊行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論平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道上聲如道之去聲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眾靈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倣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

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聲下 同 近上 聲若 近之 去聲 治平 聲下 治國 去聲 上上 聲下 去聲 錯音 措 傳去 聲 別必 列反 傳去 聲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

做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

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

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自天子以

至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止。則知所至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去上聲 同 聞去聲

蔚紆 弗反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誥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

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為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

有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緡詩小雅蠻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冬尉

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

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采芣攸攸。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瑟詩作

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諠。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攸攸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

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鐺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

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平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

興去 聲 鏗 音 慮 錫 他 浪 反 復 扶 又 反 省 星 上 聲 治 平

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

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

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衍與 義同 延而 反而 間遵 京本 從月 按許 氏說 文反 洪武 正韻

並無間字俗誤

去上聲下同音反此音閑係借用上聲處上聲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閑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

此耳。然欲揜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

作心忿弗粉反懷勑直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

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

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厭乎聲

強上聲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帥與
率同

少與
並去
聲
蓼音
六
鴈音
尸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債音查○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獲敗也此

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

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太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少好貌蓁蓁去威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鴈鳩篇成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

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

平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光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

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儻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儻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僻。偏也。言在上者。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祇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

度待 洛反 下同 捷疾 業反 處上 聲 操平 聲

大音

証中 俱古 本皆 作謹 避宋 諱也

見形 旬反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峻。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

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

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至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本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有此

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好此者。知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

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而天理存亡之

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殲承
職反

歛文按
說文
正韻
從欠
俗作
歛非

恒足矣

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累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登累時，財為之疾矣。重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我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

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

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留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

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復扶 又反 卷上 聲 索色 窄反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

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違。而不知其由於道。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